



遵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 毅皇帝朝
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
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
優詔養老而翁以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復
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
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媼壻盡得名家子尚書

湛甘泉公道德問學爲一代宗工呼翁爲舅翁配
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內和氣旁皇翁不惜
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
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歎陳翁夫妻兩人之賢
而重歎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牝童即邁家禍同
里鍾姓者興巨獄以構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
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父兄
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爲理公不爲止
榜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

爲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
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營掇雖
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
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亦
然所辭且爲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
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
不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爲吾有俟之
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爲
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爲少儀教子弟

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譏杖履扱
帚箕奉席執几帶觴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爲少者
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
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錡而
仲尼以爲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
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
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爲難者也在於婚
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爲兄
弟使妣致命禮之教人非爲僞也有其辭之則女
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擇也
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
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
無期而衿帨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爲兄弟宜先王
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爲難哉
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人則豈有擇
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
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
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

事固予所欲著而諸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
陳君也君以文學爲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
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
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
乎此故爲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
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河南參政劉涵江墓表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
罷河南參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

王屋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攜而歸公艱然徑歸且
報書曰君報罷猶出內批孰不知爲權重人所爲
如吾誰當爲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官其土
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
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
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
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爲
誰所爲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守
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

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故不爲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爲漳浦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爲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公高祖再傳爲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黃州府以母喪去職

起爲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遭郎中公憂起復爲浙江右參政調河南參政撫民南陽其爲戶部嘗監淮安權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權稅故毛細易汗爲之者往往矯厲苛核皁其跡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爲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爲便督賦故嚴密鉤剔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爲忌二事以集竟免汗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蹙政煩前守日

夜治文書應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奧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爲偷公兩易其俗爲張置爲黃州政每間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弔之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爲時名流者項背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窳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參政王督版冊財計而南陽王撫民公爲之皆有

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爲米鹽公獨踈目濶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而有取其於人不爲苟予性尤濶

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接汲而居
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
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爲言者所論在河南
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
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
沒二年既葬其子祥鸛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
狀與林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
者予主廣東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
都主客爲郎覽壁中陷記摩娑題名得講其風美
最後同爲河南參政又同罷也其言宜可信於是
爲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託於人於人無
所託則其享於世者亦不能遂彼所謂自待者皆
矯強鷙卓恃已而卑物竒跡以驚衆其不能遂意
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於人而
任質徑情貌恂而詞幅非期與人爲異有所戰薄
於才鷙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
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
始見爲賢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

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觀矣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
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
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
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
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
副竒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
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

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
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
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
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
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
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
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
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
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

國完君復而拚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

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軍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乃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大羊悔禍化逆爲順群執羈縻御銜燦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鞞無脫者而國勢尊鞏曾靡障俾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訕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士十

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
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
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
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
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
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
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
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
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氓誠知國完君

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
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
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
得聞其事相與戲欵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
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從
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爲不得
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
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
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

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髣髴化爲朔隴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鄒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藟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爲薪爨之資胡以嚴徃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翹木夔猶知呵疵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阤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

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
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
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
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詫
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
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
其意書以授鄮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斲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
而沒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
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
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
無待於後闇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
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爲善之足於性
足於性而爲善則其所爲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
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詫也
蓋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致字文玉者
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諳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

尺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爲也文墨諷詠以自娛
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
牟鉅取羨而不屑爲也衣食不逆爲量殺以自給
而已其信義情款以連結群伍平決紛鬪足以雄
長爲衆仗任聚徒送黨而不願爲也悅色柔聲諭
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
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而欲名一
節一行之奇以矜道說則翁之所爲若此宜其歿
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畸於人而全

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奇其矯拂之僞刻畫之勞
方爲天之僂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
所以爲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爲
子其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
邑專以仁愛廉決爲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
積久矣進爲通顯以承寵襃馳翁尊榮且有日翁
之天且將不純而畸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
之日爲此文以表焉蓋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
故表之曰履坦林處士之墓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喬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溪爲政方得民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其鄉之大老章櫟菴尚書公志孺人之葬以慰林君且以爲報林君既以禮葬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復爲龍溪以書至清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予遜不敢當顧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爲處士墓表而復書龍溪曰喬年方

以才廉爲縣進顯於世之日邇矣宜得受賜於上以儀章褒寵賁先人幽宮而譔德序事可以屬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爲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爲亡親榮松不能無冀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之文松度終不能得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以信於人而使後不氓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先生其何以距焉嗟夫時所謂愜於志美於觀而可以寵其父母者可知已

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於時足以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固而喬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養其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棬杖几而不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奉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怍也其教諸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傳給其

衣食必以節視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持家一言一事之失不以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即於淫以貽父辱也蓋其所以爲婦爲妻爲母者無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日可謂貞且恒矣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德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蓋上之人以施諸其臣以勸士而崇敬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謚之以明尊

慕要以稱於朋友問學之間而已於禮既不合而
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謚家而用之不以為非自
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美固世所不講而今
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其人固非考德
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猥以家用
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所
視焉故特著其謚之覈於德者以為表而使龍溪
君刻之於墓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為縣於無
錫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扶人櫬朴棲於
廊間庭中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
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
於縣人私以為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
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
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
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
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

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與禮接兒爲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吾非不甘願而爲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

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覘意倜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蓋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蓋以視吾爲政既以兒爲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濱之廬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爲吏輒忘故

所業苟耽微俸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蓋鄭君之
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
既以賢進顯於世為郎尚書省 天子嘉之若

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某為郎中母
伍氏為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父之鄭君喪
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顧
公新山為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為母銘蓋鄭君自
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
酬劬瘁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

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詳可記
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為表於其
墓曰是為封南京戶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號
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方孺人劉氏墓表

孺人劉氏桐城方一田先生舟與濟配也先生以
風致韻度自高不屑仕進囂然老於田野之間賦
詩鼓琴為樂非獨知義處命能勝其慕榮嗜利之
心亦孺人之左右順輔有以和其志而不撓其所

樂也仙壤莊者皖城之佳處其田原可耕而不豐而林壑深廻幽茂有可采茹登矚以爲隱者之適先生愛焉謀於內而卜居之計定孺人之智以爲無可耕之田必且營於他則爲離本而近浮而其土過豐又將以厚殖而易適於富也故以是決先生之居而盡其智於所耕之田歲歲課其入以爲出出不濫而積常有餘以佐先生之力使得肆於林壑之觀游至其有餘之積日益多徃徃有所施舍貸予其厚薄多少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

足以爲恩而先生得不病於多財先生之詩每篇出輒與唐名家爭其工巧字書之法在晉人鍾王間矣非其不累於內有以專一其精神發舒其意氣胡以及此婦之於夫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以助之則其難矣至於智足以知其夫而與之同其趣好蓋其又難也孺人晚見其子克登第內外之人莫不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心獨喜自念曰先生雖隱非絕意於世者是子爲繼其父之志矣而所以告內外之人云吾所爲榮者是

子好修慕學當不失令名蓋所以知其子又若此
孺人於爲女爲婦爲母莫不盡其道其端慤施於
閨幃詳節細行甚多而不可備列銘孺人之葬者
已誌其事之凡及夫生卒系世孫子以掩諸幽某
故不復具其事而特著其所知之至爲婦人之尤
難者以表之以授其子西川君克使歸刻焉婦人
以行事爲內以所知爲外書於內者既以藏於坎
中而著其外者宜揭之墓上

前川張翁墓表

凡以師儒之官來教於吾之郡邑者多與予游而
德化教諭張東豐君爲最賢相見不能常心殊相
得也一日謁余意慘容蹙若欲有請而不能出其
語知其有所求於余也問之輒拜曰余先人墓上
有石必子爲表而不敢必得余諾之閱再歲君每
以事至郡言不及他余筆猶未屬君雖知余不誑
意顧汲汲若不可得者嗟乎以余之慢足以明君
其於發揚先人之善薦也歸善有張氏當宋之季
徙自南雄曰發者實始徙六世至祐輕入我明族

彌煩傳志剛義宗文秉而生翁名廣明字子昭娶
黎氏文秉沒七月而翁生稍長知慕其父前母兄
某亦早世子及孫皆孤門戶幾替翁事母陳氏甚
孝內具甘肥外營什一感刻自厲必大其門戶曰
使人知孤子侍寡母而克有立如我者則世無懈
人墜家耳非我徒銜其能欲爲門戶寵也自是資
產豐殖譽望蔚起布衣匹夫而有士者之風貴人
之氣唇吻開閉色笑背向輒爲人輕重其敦族睦
里先務事實族人無田勢家欲奪之憚翁請以百

金爲壽祈勿預而已翁曰此宗人事必吾所預也
使吾受金而復預事則不直麾之竟預其事田得
不奪宗人利焉里有蜃廡齧鹵之區所入不貲瀕
海寥遠猾者據而有之翁証圖考版質以簡書徵
還里人且爲之隄頽闢荒區以奧稱正德己卯庚
辰之間盜連歲竊發民遁竄無寧跡翁倡義閱集
丁壯練習使鄉人治生作息如常日曰盜至則禦
之屢竄自驚非安計也盜卒不敢犯力足以安利
其人事實既著勸誘繩約繼之故莫不服悅其能

為人輕重非智籠氣駕使然諸子業儒皆有文教
其兄之孤子若孫如已所出孤子若孫有文如其
諸子張氏為歸善名家翁為鄉偉人邑大夫或延
致縣舍與為禮諮事問俗必盡所謀時有裨益出
入縣門及往來道中人多標識之曰豐園張翁也
翁世居豐園後築室邑中闢戶面龍川波澄如練
晴光映帶坐對愛樂至忘世故晚以前川釣叟自
號以戊子十月二十一日卒明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葬于平山高橋子四人長仕文邑博君也仕魁
仕科仕業皆庠生夫起替立隆化儉趨富繁盛於
孤露之餘宴佚於艱瘁之後少有才智而知勤勵
者多能致之以風槩勝冗禁墾治田宅而不鄙以
禮義飾豪舉應赴緩急而不賦此其才智有過人
者如張翁是也高橋之藏岡隴秀堅而松栢茂好
尚與斯文俱久哉

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曾廓齋
之狀也廓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

甚悉是其可表先生名朝器字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穎甚不以敏爲嬉伋伋窓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默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爲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爲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竒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爲吏也始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橫經講席發揚宗旨人駭所未聞雖甚遐昧亦忻喜來聽尤善以情款接遇諸生久之加親凡宦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輒檄有司獎寵加禮顯示激勸褒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爲能立師道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粵之地故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熟

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爲多機而生息
日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構菑播之務宜日不
足而每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
生專經而兼長生產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
豈誠使人窘約拙慙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
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
生爲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不周諸生之情而知
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司之政所不能及
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之逋梗一

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
然解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先生之
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泉公之
門將葬乞銘於陳見吾先生而屬予表於墓上其
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北域原
里誌旣具矣予獨愛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
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
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
孝所及也故爲約其事行之詳論其意而表之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歛歔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為能知弟之心而與之同其慷慨屈原之女類罵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為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類之罵非反也乃合也彼蓋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為邪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託於詈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為其如此也蓋忿

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為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沒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為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為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

而義之以為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
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譴故累其姊事之如母終其
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為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
方陸君為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噤不
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
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蓋嘉
其弟之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
以輔之示與之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
之意猶曰是孰為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

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與之子子而周旋也其
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類詈
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
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為者此
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
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
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蓋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
恩勤男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
傳以行於以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牯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

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

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俛俛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

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好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砧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

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
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
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
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
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
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
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
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
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

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者然孔子喟然而
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
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
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
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
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
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
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
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

什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
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鬻俗成務爲多憂而
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
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
爲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垂駁與二公有所往
反二公不以爲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
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
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
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

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
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
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
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
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
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
其書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
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趣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

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聞壤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炙口至

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爲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見爲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遲以爲法從滿考召爲試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如也不適爲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徙群公中有憂國拯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毋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徃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

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
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
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蒐討
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 九廟務極曼碩
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
拜南京大理寺丞蓋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
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
爲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
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
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
決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
目光橫射意氣捷出傍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
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龜竭
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
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
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給以
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爲市苟娛大室要津
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曖穴

竇關節探室解剥無毫髮遁失汚吏猾豪營構巧
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碣昧阻
冤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
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
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為寬碩
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
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
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
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

思中公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
以避之蓋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
多威以宋張乖崖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
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
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
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末期日月淺其所能
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
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
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據不終

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終三年而且用以
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
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偉絕特不
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濶達恢廓如無
所擇而簡別精審細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
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爲文
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
爲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
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僞元本法
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讐服側聆者省畏張公
誠民集王公異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不慚
也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
則跪不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
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
相敬不爲媢寢無飾容待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
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婣厚有用情之過至以
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徃徃毀其土
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

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
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
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
為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為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
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為名將而論
留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
者所譏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
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
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

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
滋不悅公卒以愛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
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
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
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
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肯
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
頑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
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

謗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
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
中疊疊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
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
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
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
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泉
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
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黃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
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
追敬翁者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
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
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爲翁之隱德乃能
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
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絕陬遐聚
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羸牟息美服食輿馬

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
矜爲賢翁生其鄉故亦爲賈然其意不爲相矜以
利獨爲二親故行賈以爲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
間人莫不以爲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盈益虛
巧而不賊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
餘貲足以娛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
公毋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
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
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

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
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其息而
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絕其後曰吾
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
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
晚歲卜居霞關闢裏由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
堂室構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
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
樹木蔬蓀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

天因地智術刊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
老矣裏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爲塘
環塘古梅數本根礪砢而枝輪困幽姿異馨與水
相映其清瀾澈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其下忘
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跡
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姑託
焉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爲士之
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爲因其子
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
也故特爲之傳以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
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
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
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爲取
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
文伯三母而止爾歎也之毋著之爲特簡其二者
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爲婦人記

也其寡且略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爲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其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爲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爲言而失於傳者爲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

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爲有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爲有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爲傳者令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爲可信而學之可爲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庶人之亂至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

蓋徃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爲今人矣
富貴何物徒佗佗章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
也遷之君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
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君爲畏也始王先
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訕嫉其賢者亦以
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少孺人
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徃學焉而其言如此不
豈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
敏接內外族婣之屬親踈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
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
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爲世教予觀左氏所
記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爲援怨非有
以發其子也歎與盼均爲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
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
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爲智又其有不幸者
孺人能教而遷之君義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
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
無傳故爲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爲人福威處地不廣言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勸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爲戒則耻甚於箠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爲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爲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爲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無異人者其所自爲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

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問語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爲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爲之其以爲不可不敢爲也於人所爲心以爲然則口云然其不爲然不謬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爲勸戒於人者以爲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爲禁其所不爲哉翁沒既久人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腆瘠涼焰爲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

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慚縮雖福以粟帛威以
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之言而知勸沮
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遠
氓氓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
耶於是爲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
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
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

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
得哭於人多且盡也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
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子潛既顯能以修潔
謹厚自立遇讒而蚤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教
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紉績緝烹割
調肺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
畜度籍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
感諷不役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者職莫敢
不自督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

其息收利逾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卒不爲損其寬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爲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爲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而富家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爲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庾品而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爲子閒其法於下上以爲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爲妻與母於內者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教且相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閒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於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爲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

之是耽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
已忘之矣雖不室猶無益於思也吾豈爲是哉然
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
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斲德哉吾少也有室苟
能不敗豈其疆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
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
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世
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爲福而過料其身之
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爲慮以絕之非所聞

也然則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
病之矣且夫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
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
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
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
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謂是也不亦
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
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
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

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
足以振四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
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
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
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
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爲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
必慤慤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
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
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媻睦厚賓際不倦而望守相
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羣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夫
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
以物累貿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
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
自矜爲人之所難能而不以恠自異吾不知所以
命之疆而名之曰貞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

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餒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

䟽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

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
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
得活而公固死耶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授公之
友人河南叅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爲
僚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
者義不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
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
始爲廣陵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

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
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
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召試授禮科
給事中由進士爲給事中非有學行器識爲時所
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畧
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邊事一䟽至爲
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
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
坐法率不敢見虜欲以求免亡卒虜無所畏得以

暴苦邊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格虜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

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二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毋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

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

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
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又毫髮
無所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
出財粟以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瀕
於死者與之財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
者由公力也郡旣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
入太平境內或欲拒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
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爲粥於野以賑之
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

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巡海副
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結
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
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操弓矢出入風
濤中無險不至擿伏抉隱懲怠勞動爲申立條法
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
其脩置戰舶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令
行於浙至今收之以毋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
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因盜藪將卒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四
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擊
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若
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
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
免公收鞠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
忤當道意爲奸人所構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
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
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
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

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
德於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
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
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
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爲吾來耶未
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
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昇公然公自
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谷爲暑
所中感痰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

蒞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公內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曰鑄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爲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毀踰禮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忻忻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

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于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叅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

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
宋氏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某其二人
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
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
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
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
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

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
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
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
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
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
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
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
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
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

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
東啓皆出高氏滂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
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塋于東郊玉
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
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媢之語不
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潔禮
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
跡所履直以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
一見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

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
徑歸友人誚其爲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
利篤於天稟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
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
郡庭 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
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
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
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
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

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
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
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
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
幅爲贖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
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
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
冀娛公意公舉盃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
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

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
中貴人罪狀事下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爲得職每
舉公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
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
名遣轉饜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
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
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
清徃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
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

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咨嗟瞻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

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為之使欲以用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為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

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及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迨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阿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墉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

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溷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尊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爲之少傳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選拜公尚寶司少卿公

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
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
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
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
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者遠甚無
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
價市利羸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
說理道揚權風雅疊疊有韻如巨木撞鍾鳴聲應
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

公爲宗雄偉奧捷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
爲方員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
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
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
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
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楊纔取蔽體
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
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旣入仕處顯矣
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

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
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
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
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
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
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
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
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
畧大指以公爲庶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

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爲鄉黨閭
里所誦誦其誦誦者不過以公爲有至性篤行高
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
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
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爲重必馴致通顯有
當世事功然公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
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
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
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

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塋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又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感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惶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缺然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菽塗將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諸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

孺人賴氏行狀

公諱樂字堯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爲
泉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
世祖君錫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
恕號梅隱府君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
爲兒時即卓犖奮發漸以藝術自致脫跡畎畝之
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誦說解析聞有爲毛詩
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戶讀之猶不愜其趣廼裹糧
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祖考饗祀父

毋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維戀意
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弟子
莆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某
好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輒以檟楚毒之公素
負氣鯁亮以爲非待士禮投筆裂帛棄歸山中學
官具言陳秀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
憲臣遣學官招之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
志如往而復返是要土也竟不返內子賴氏志謂
公本封苦讀書爲宦達乃不能小忍以就大事公

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爲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爲賴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歡其後賴氏卒而公所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爲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著於朝是爲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明堂禮成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友皆來會公衣繡衣冠多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

竒其信已之決識子之早善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適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府君以室曾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良皆出蔡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率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爲蔡出其在人不知其非曾出也居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摧絕弔容不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

蟠虎伏水來自前抱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
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
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朶秀以嘏孝德營治窳域
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
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
之至賴公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
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
之所解推二氏之甥戴公如慈父絕不以色見德
自謝學官還山所以爲生不越畜字播植之事力

勤用紓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
人皆願田公之田田以益墾與人居晏晏敦至赴
人緩急無愛於己不爲崕絕幅斬之行亦不爲燕
惰阿媒在衆中有所論議意不乳入必明已是不
苟合以相徇好告人以不善以 故多齟齬然其
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不能平而
后深以爲恩以子封既貴矣朝衣冠取如制不隱
君賜而已未嘗爲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游不見
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爲禮非意所

好每出山不數日即反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出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踰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直爲本不依於他未歿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粟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以公意罷之御史君竣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疾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之而公病甚啓手足以歿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御史奉親之終爲得于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君賴

於邑爲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筆輒成點畫授孝經列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母鍾愛甚不欲以歸凡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不以嫵婉之好係公且贊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毋數其歸以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憂經明文起由孺人之在內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大計望讓公及感公言幡然以隱居爲娛佐之侍親力本識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囊惡衣麤食以

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甘煖曾氏性嚴公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又敏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公友諸弟孺人內諧妯娌以悅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處無異言聞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視藥進食目睫不交迨於累夕忘具身之姪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爲樂兒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毀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不以嫗煦爲慈課督嚴

危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伏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內外族姻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媵之迨事孺人者言之未嘗不念且涕也是可以爲賢已某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爲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頤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巳亥歲余兩以徙官之

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寬溫有德君子也至其
論世風得夫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目覩手捫井
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遇耳侍御君以善爲養而
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膺腆榮豔之態薄望其子而
卑待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姻婭游從之
雅察之爲密而聽之爲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
者固有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癸巳正月七日卒
嘉靖庚子八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己亥五月十三
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

廷果蚤夭長即儲秀長女適晉江林續春其二人
亦夭公繼娶蔡氏生子儲材補郡學生儲秀娶晉
江謝子警女生三子長孚衷聘某之第二女次啓
衷聘故南京通政黃河清孫女次憲衷聘刑部主
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許南安王
賦之子次許戶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溪林
森女賴孺人之歿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
日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葬未有誌御史君卜以
嘉靖壬寅月日奉公之柩合葬以從先志而以世

次行事屬某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
之有文辭者銘之謹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
勉菴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
士始仕爲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
儒學教授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
高祖子和曾祖真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爲
廣州照磨居職辦治材浮於官父寬號恂軒母梁

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
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前兩月季子克廉
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學之命便歸
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啓手足以終
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爲兒時處群中耳目瞻聽
無邪群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
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哀不見其父揜泣發憤期
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
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綿綿不絕家貧

不能得書梁孺人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
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
書耶乃還我書公略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
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腹爲經笥然不以敏洽自
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
披玩不置卒與人說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
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
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
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

遊乎聞田南山先生以虛齋之易講授徃從受學
既盡得田氏學間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虛齋虛齋
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虛齋之易推本其說弘
演旁通轉以語人戶外之屨常滿弟子以百數十
輩其去爲美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
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
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
同不以徇俗爲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肆行
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

常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譏具親潔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微至几席杖屨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端蠶起沖沖似不能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或爲之息或衆噉盡誼獨頽然面聞遇有發意見齒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亦不逆

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非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爲生議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瘦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爲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爲叔氏所苦見公待之如此顧謂曰善

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爲念繼而泣曰
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困苦勞瘁
而不悔者爲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
長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
榜公欣然曰亦足以爲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
新寧縣教諭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
人以疾終哀毀諭禮諸以貨賄爲賻銖髮無所受
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俱陷賊中獨識公
爲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寧故稱之

材公親爲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獎不爲頑
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爲本躬行化道之未及再
歲士比日悅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爲耻其父
兄以子弟知詩書爲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
物與諸石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
士之嚮莫不興起益倍新寧時比徙湖州諸生爭畫
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
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爲得師始
知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士有不能爲仁義道德

之言者則漸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輒檄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爲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爲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著故爲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爲加惟衣故爲學官時衣帶以出或徒行道中人莫知

其爲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爲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之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勅不渝一日鷄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爲鄉里所苦絕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虛爲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聞于公而得一言之平自以爲無怨不以聽

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而公所自處亦不爲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譴公蓋公之道行於妻子矣田宅既無所益而內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以無錫縣尹授公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

何爲將以爲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后十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在新寧時當道嘗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群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爲奸受賦徵徭與爲期約不督而集數月之間邑以靜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歿學官弟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

部使者是之令官師以禮俎豆公于學宮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道卿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不爲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所自樹立已卓然爲時名儒是豈不足以死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爲友公所進以爲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歿不得臨窆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行爲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爲先生高祖生道童應觀是爲曾祖及祖應觀生欽

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
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離遠於家往
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躋步坐市翁媪
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
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爲
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忘
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爲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
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
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

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
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廁
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
酌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盼末坐名
爲之誼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
爲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
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爲碩儒舉
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東流
縣教諭邑介江陞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

諸生經傳諸生矐目不能荅因爲條折大體敷暢
微旨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
沮屈先生彌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
所難諸生雖終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爲開
說文行先後榮華本實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
身行其言非以空言感諭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
漸以不義爲耻後進今有記其言邑鄉大夫宋御
史公邦輔疆直廢居清介絕俗與先生游甚密去
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古禮曰

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
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寅侶曰勸廉靜曰廣慈
惠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
爲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內簾權積
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決
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
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
也即出舍素食白衣菅屨徒步請禱有神必舉從
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精誠至而忘

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敲厲蝗去而邑得歲齊東
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先生
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
下之庶以均為寬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惣者
受田稅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為虐邑訟故寡
先生曰吾為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
阜隸屏立廊下朴偃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
以其曲直還與之鞭贖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
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言輒去庭中絡繹有言

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移獄夏津比罪必
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意被譙讓恬
不為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錢如膏
血至葺治城垣脩飭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使
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獎訓邑子如在東流
復為延名師餼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
則蒐訪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
物遽有稱東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
以實上監司迎撫臣意憚以災聞駁其議先生仍

前議益以危苦詞持議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衰
狀曰稼為棲苴彌望汚洳矣民脫魚鱉者尚露立
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者始盛氣待之
卒內慙感動得奏賑蠲其循心而行必守所是不
顧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交章
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
就試當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
京兆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
夏津之治非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

小殊耳民貧急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
治大第恐弗勝無非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
多猥微猝索勲戚璫寺寄屬紛拏霽頑侃語慰遣
之失所寄而不得怨隨事採補施澤少而力尤勤
俸篋屢空貸於鄉人蓋京師浩穰游接十倍夏津
其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乏都御史胡
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奸
狀贓數千在位有為胡左右內憾之謀中以他事
先生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

去夏津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瓊實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蓋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栗脩脯以獻先生為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兩涘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為賦詩有斯民信是周三代循吏元非拂眾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

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指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懽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亦奉主

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與娶莊氏象昭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黃公潤之少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守謨守詒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出用復將以是年

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于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溫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萼無悅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子也淡菲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慝不爲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義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

爲耻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靈甚內不堪其忿詬曰易某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爲恭以非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有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冊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問先生爲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媿耶曰惡爲是吾所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

曰蒙引一部足矣細翫熟復可也自爲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爲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也某罷河南閹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頽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懷公行狀

公名 字 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

事公伯誠始實徒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爲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爲戶科給事中以清慎長厚祀于鄉公之父也母封孺人周氏戶科公卒于官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貢二十八舉于鄉是歲周孺人歿凡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蒲考以多奏薦合

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大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居二年乞致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三人順之春坊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徵魁徵夢徵曾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叅議董士弘書箕劉大中翰林院編脩王立道監生賀鏗監生左丞庠生沈 孫女 人適白啓京孫臯公始孤母慈之甚而教之特嚴公雖幼已知感尅自奮

發夜讀書或倦假寐母怒唾之曰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曠若此耶唾垂垂如纓珞公不敢拭後不復倦也母歿讀書輒泫然曰今日欲得母唾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汝可宜觀此常與友人飲至醉嘔公使人取骰子詈曰此物作崇也擲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徒不違其訓自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母之力未備以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

獎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剛猾內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役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遇過客供帳使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銖髮妄費爲取悅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所自奉極潔菲不敢怒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

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
官也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
鑿解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邇城分
巡以城樓不利邸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
天長吁分巡恠問公荅曰方視飛蝗多少耳分巡
盛怒然竟爲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田倚
戎籍租稅而不徃民役彌重破產公曰若此不已
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產役
之如民武人始註交煽公不爲奪民以大蘇其聽

平民爭訟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
也富民死遺孤方數月族人爭其產訟于官公一
見曰嗟乎多財而當強族是呱呱者死矣因爲三
分其產一與族人一給育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
長畀之判訖令抱孤至前孤忽大笑有聲似解公
所爲判也初籍其家財多奇古玩物公不目之一
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之信陽俗多椎埋攻剽有
司斷死刑歲繁然濫者不少矣公曲爲求情得其
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者非一人每諍

一獄得入內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家人恠其
食飽盖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爲盜挾
分巡之力以要公公不聽則構公於分巡公不辨
亦不忿七人者竟不坐分巡嘗誤出真盜案將下
公抱獄具往諍之久而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
又不苟縱若此有貨郎商於外歲一歸其婦有所
私殺貨郎託言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買田產
族人疑之以謀產告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
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

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爲之累夕不寐忽聞
戶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爲貨郎乎必爲汝
復仇毋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餘公密
禱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斃
罪人于獄嘯者亦息在戶部勤職守法最爲尚書
梁儉菴公所知一日本科缺人梁公顧謂左右侍
郎曰公得其人乎莫踰唐貞外矣梁公剛介綜覈
屬官鮮當其意也其赴永州命子司諫壻編修王
君作祭周濂溪柳子厚二祠文至郡謁祭新其廟

通鑑文集 卷之三十一
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以施於民者期不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寬靖不擾闔郡晏然朴楚偃庭中阜隸植立民自以爲樂其生公亦自喜以爲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增一人即額蹙曰顧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戶游民永民厚易苦游民恣苦之其最爲苦者強贅也當室有婦新孀游民輒推一人爲夫而孰爲媒孰爲王婚皆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娶肯不肯也壻其婦則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而他之公訪

其魁傑久恣者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徃獍錯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給詐之故永多徃患公以恩撫循熟徃以致徃徃首聞威信相率詣府有持崕蜜爲獻公取蜜封嘗之而反其餘蜜首叩頭感悅以大人不疑而無所貪也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民之欺愚徃者使相安全永以無徃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輒死者數萬人公爲文禱之自審方藥分投

之營掾護視不憚勞悴早出夜休左右以爲諫公曰吾恨不能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歸之不能歸者葬之爲壇而識之民死不能葬者予搢而令什伍相收掩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及避徃徃脫巾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謠永民德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惠政血食于郡永人爲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遽決意謝去上下固留之曰吾非困於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

能留一錢而爲民樽節財用件折錙筭便有條理家事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顧吾所施爲在吏民耳目豈惡不勝任而欲去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不能忍辱宜去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爲民惜財無所辨此宜去且吾爲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決尚待何日友人周君振爲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乃曲腰作萬里蠻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強聒不休公

曰吾不忍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爲愧周君然其與人謀忠而所以自爲者有如此公本坦夷無機世人一種巧備潛中目探耳取言餽笑刀之術生而不解淳如也既家居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以花鳥自娛親友爲致名花奇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闢一圃圃故有池壘數石爲小峰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遠出游覽與鄰翁田叟飲嗒然極醉衣冠之會強預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面相訾詆歸輒

恙悔然性不爲拒忤時復強預之而復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往來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爲之請人皆信公之無他不以爲有請也邑賢士夫毛古菴公徐養齋公與公游處獨厚皆以名檢風教相敦人仰之無異詞尤以公爲樸質而近自然也性儉甘淡素衣屢澣之衣弊則補綴之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鷄及致客則營辦求豐若恐客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在手即餽遺舊戚周振

貧乏隨手輒盡既不善籌筭居積未嘗妄取而又
喜客好施也自始孤周孺人置田三百畝有屋一
區爲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十一年
增田百畝而已孤時嘗爲仲叔所虐既貴叔老敬
叔而撫其姪如有恩者一從弟孤貧籍公有立偶
酗酒手斧向公公曰汝醉耶因皇恐墮斧公待之
如初其人悔改受孤託於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爲
之盡大節隱行不愧其心方寸灑然常樂也閔俗
悼政若力不能揀而引爲已憂頰眉戚戚其外常

若有不樂者分別善惡好惡不妄有市人以已子
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也薦爲鄉飲賓其人
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之邑子某逆其
父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汝粒米邑子公同學
友也昌言誅斥之且曰不言之督學使者黜之不
止其人旋斃乃止信陽孝子趙謨庠生也制終廬
於墓次不忍入學公造廬敦請之有媪送夫喪道
觸棺死孤方十歲公給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攜孤
詣州受米實欲月見其成長也永州屬真知州某

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
而居州如故公聞惡之甚力請上官難之曰是素
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
之其在鄉在官所爲率勵風教其事類若此蓋所
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爲慢惡也公最名爲
長者古所謂長者務爲含胡渾厚不談人過不齒
及恩怨公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是
是非非不少貸口中未嘗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
莫不稱公長者非特衆人信公其有過爲公所談

者亦曰公口則然其心未嘗過我也雖公嘗言與
之有怨者亦曰公口則然公未嘗芥蒂我必不報
復我也此公所以爲長者也信陽州衛舊常隙公
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共事強
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德公永州
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徃徃輒盡醉後公去州
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也而十庫
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
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

極難處者我能不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
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
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忤不求二字可以無
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
子告別于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
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蒲堂
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
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
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爲詩不鍛

鍊求工而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思
親友與夫弔古悼亡皆直寫真情有古者本人倫
厚風俗之遺有詩數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
刻之某與應德游公亦忘年輩而友之知公爲詳
甲午冬某由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
編脩籍還里辛丑春某罷河南叅政應德亦以右
司諫爲民皆先後相次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
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某之得謫罷爲有罪也
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某狀其行不遠數

千里入閩乞文某亦千里赴之遂相與論訂於武夷山中事事皆實錄某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某深抱不自蒲斯有待於羅君矣謹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遠東文庫

